水衡丞

固自不凡

太守可稱明府此是一證

更勝王生

水衡都尉龔遂

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

奇

尤好

道學惡態

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

丞相高陵侯翟方進

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議論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

光祿大夫宜陵侯息夫躬

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

之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
指枝爲匕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
斗持匕招指祝盜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
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
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躬仰天大嘑因僵仆吏
就問云咽已絶血從鼻耳出食頃死

左將軍公孫祿

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亦聚數千人在河
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畧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

祿言爲
新實爲
漢也莽
惡數端
耳其大

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
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
僞以婾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
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
棄土業犧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
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
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
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

尚書僕射鄭崇

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
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光祿大夫執金吾蕭育

（茂陵）
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
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
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
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
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
人拜謁車下

丞相安昌節侯張禹

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宅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

人有恒言胡廣馮道想未見節佞行事此漸王臣君開天第一功臣 論語中魯記有此人不是鄉愿定是鄙夫耳禹

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
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
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
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
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
○道○學○心事
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
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
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

眞能以經術經世
好經術

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悅遂親就禹 道學好着數

西華侯鄧晨

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

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往時會
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
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
伯姬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撝曰行
光武姊晨妻
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
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
恚怒曰家自當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無恨色
守益州牧歸德壯侯岑彭
朱
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

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

少游養生主也明珠身後終以

將輕騎詣彭傾救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轘轅歸鄖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夜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

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

功名二字累心累身

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

說夢

司徒蔡茂

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

又萬石君

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爲掾

黎陽令馮偃

曾祖父楊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

六安郡丞栢譚

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

此貴戚
家藥石

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柰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埶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脩已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眞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

可作討平妒婦檄屈靈均作離騷苦中真情自饒佳語當附刻女訓之後

乃鮮故傳氏終全於哀帝之時

曲陽令馮衍 凡兩出妻

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

以酸語起正妙

但為此婢分疏殊無丈夫氣

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着床繼嗣不育紡績織紝子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粱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恐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宅使哀憐姜豹常為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訩訩籍籍不可聽聞暴雷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横流婢病之後姜竟舂炊豹又觸目泥塗心

深摯令人撫掌
酷肖令人腐心

爲愴然縑穀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旣無婦道又無毋儀忿見侵犯恨見狼籍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刦詞語百車劒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殪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爲惡身不爲搖宜詳居錯且自爲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犬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淸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

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太尉鮑昱 永子

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

南郡太守法雄

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

守嘗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
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
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
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消息人以獲安

尚書文忠先生朱穆

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
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
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丹陽都尉何比干

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司徒袁安

袁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

天之報
忠

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

司徒韓稜

五遷爲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爲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潁川太守趙典

終是偶然

初肅宗時司隷校尉下邳趙典亦不䘏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禄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隷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爲證焉

度遼將軍皇甫規

大有興致

度遼將軍皇甫規觧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旣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莽建新大尹崔篆

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冊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

篆終別是一種人難以爲訓

○熊○湖○　郎○師○氏○所○謂義

成○夫○人○者○也

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昇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于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朝廷劾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司徒种暠

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遙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於庭辯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

尚書杜根

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

自始皇侍二弟後再見

與同侍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旣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

永昌太守欒巴 天奄

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

奇

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

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

潁川太守蓋勳

宋梟患多寇叛謂勳曰凉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

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

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簒位此二國豈乏學者

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爲非常之事旣足結怨一州又當

取笑朝廷動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

詰責坐以虛慢徵

過宋人

議郎馬融

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潁川鍾皓

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自待不小

嚴是長策

司徒守尚書令溫侯王允

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旣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伏正持重不循權宜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眞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擧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

拙

可憐

龍湖
河人

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
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
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
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
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
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
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
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
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

蔟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

東平相李瓚 膺子

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

恐是彊

祠

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北海相杜密

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

之一乎豈懃服待之彌厚

汝南范滂

虛額縛人達者不免

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

汝南許劭

眞豪士語

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

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

少府孔融

性寛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左將軍溫侯呂布

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

此玄德高孟德一着處然留布種禍亦是一策

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此令君第一事

河內太守任延

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

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
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
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
爭往宦焉

天水太守樊曄

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帝
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
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

大中大夫黃昌

初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毋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爲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

涼州刺史孟佗

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煊赫扶風人孟佗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

佗以非已之財奉讓讓亦以不貲之惡報之

舞漢

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爲涼州刺史

左中將郎楊政

嘗詣楊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

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爲見刦操兵滿側政顏
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

侍中戴憑

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
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
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侍中騎都尉周澤

復爲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
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

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
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旣作事復低迷

漢陽趙壹

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
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
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
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
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

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强許通尚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

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
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爲壹易爲逢陟難

廬江太守范式

遷荆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
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
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
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
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
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

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刺縣代嵩嵩以爲先儒未
竟不肯去

郿令王忳

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忳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盗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

下游徼者也杝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自白自訴每夜陳冤客輙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杝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

太常戴封

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

治中給事任文公

此張當之師

王莽篡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

野王二老

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

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屯田都尉董祀妻蔡氏琰

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

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皆爲改容
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廄馬萬
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
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
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
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
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
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
遺誤

南郡主簿胡奕

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荊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奕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麾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奕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奕抱馬固諫肅遂殺奕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奕門閭拜家一人爲郎

扁鵲

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

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
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抏毒熨
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音茂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
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
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
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
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
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
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

以此論世當是

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服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塡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

脉經胃也

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

漢家質順之時

素問曰支者順節闌者横節

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爲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

倒囊出
物故其
醫也鄉

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
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
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
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
鵲也使人刺殺之

日者

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
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
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

聖人之言

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

龜策

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

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相制）

似莊周

（以氣）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吳公也）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

栢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

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

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

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

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少府梁丘賀

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劒挺墮墜首垂泥

中刄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

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

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

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

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

太中大夫給事中

房急以術售奪于躁進考功法人所不堪況行其私殺之無害弟房自知不明耳

魏郡太守京房

石顯五鹿克宗所嫉王

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

卯今大六壬之說

奇怪之術歸諸邪正雖鑿亦宕然可喜

守郡自詭效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湧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 月餘徵下獄棄市

諫大夫翼奉

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迺懷邪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

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
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
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
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
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
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
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扵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
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
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

晉灼曰奉以未爲邪時占知平昌侯爲邪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

左右邪臣之氣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爲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爲常事時爲一行辰疏而時精其

爲辰甲爲日用子不用甲　晋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爲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爲邪

効同功必參伍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

尚書張衡

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

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
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
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
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
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

司徒李郃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
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
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

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新都段翳

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幷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

太醫丞郭玉

一語足當八十一經

便是貴人服藥法

王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爲不愈也帝善其對

閩中徐登東陽趙炳

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樹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懅炳笑不

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
乃張盖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
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堂於永康
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汝南費長房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
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
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
也謂之日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

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荊棘於群虎之

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
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
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
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
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
也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
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
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
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

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宅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卽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劄以勑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劄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

陂令方此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潁川劉根

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矣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

親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廬江左慈

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

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
乃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
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
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
人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幷
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
若符契焉

沛國華佗

琅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

瘡癢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
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
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
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
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
向創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
以鐵錐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
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
著創中七日愈

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

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爲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

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

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

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此等皆前有成書太史公備錄之
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
宣王三十二年有馬化爲人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一

望氣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兊而卑者郄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

「車通即「車轍避武帝諱

者早勝高兊勝方氣來早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絶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兊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

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
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
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蜄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
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
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
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
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慶）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
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夫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
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

天開縣物地動坼絶山崩及徙川塞谿垘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槀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廐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誠然逢俉相逢而驚也化當作訛

候歲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

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昳為稷昳至餔為黍餔至下餔為菽下餔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

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内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衡歲乃有殃

脊脣知
天文

王澤天使

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旣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鬢麋髭髯大膺大胷脩下而

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荆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陳寶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化爲雉雌上陳倉北坂爲石秦祠之 出晉太康地志

南山大梓

此皆秦國史原

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輙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 出錄異傳

平舒遺璧 始皇三十六年

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

○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漢書天文志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濶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鬭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

迅雷風祅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凡以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有星守三淵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紀星散者山崩不卽有喪龜鱉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辰星入五車大水熒惑入積水水兵起入積薪旱兵起守之亦然極後有四星名曰句星斗柄後有三星名曰維星散者不相從也三淵

盖五車之三柱也天紀屬貫索積薪在北戍西北積水在北戍東北

○○○○○○○○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扵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扵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

九行之說豈月之偏道日不得參

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故日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一曰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

宋祁曰房字當作於字

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

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
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
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〇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
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
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
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
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
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
○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
脩政共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
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周
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
其度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
脁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京房易傳曰亡師茲謂不
御厥異日食其食也旣並食不一處誅衆失理茲謂生

叛厥食既光散縱畔茲謂不明厥食先大雨三日雨除
而寒〻即食專祿不封茲謂不安厥食既先日出而黑
光反外燭君臣不通茲謂亡厥食三既同姓上侵茲謂
誣君厥食四方有雲中央無雲其日大寒〻公欲弱主位
茲謂不知厥食中白青四方赤已食地震諸侯相侵茲
謂不承厥食三毀三復君疾善下謀上茲謂亂厥食既
先雨雹殺走獸弒君獲位茲謂逆厥食既先風雨折木
日赤內臣外鄉茲謂背厥食食且雨地中鳴冢宰專政
茲謂因厥食先大風食時日居雲中四方亡雲伯正越

職兹謂分威厥食日中分諸侯爭美於上兹謂泰厥食
日傷月食半天營而鳴賦不得兹謂竭厥食星隨而下
受命之臣專征云試厥食雖侵光猶明若文王臣獨誅
紂矣小人順受命者征其君云殺厥食五色至大寒隕
霜若紂臣順武王而誅紂矣諸侯更制兹謂叛厥食三
復三食食已而風地動適讓庶兹謂生欲厥食日失位
光晻晻月形見酒亡節兹謂荒厥食乍靑乍黑乍赤明
日大雨發霧而寒凡食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改之輒
除不改三年三年不改六年六年不改九年

此等語別有全編非尋輩所造前太史中占法皆然因知後代冊籍最少

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

李尋傳

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煇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

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
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
誣日且入爲妻妾所營○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
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
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
數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庭揚光
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毋后與政
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
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五行以

漢季災異

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數月乃銷○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

冀婦女又有不聊生髻

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
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
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
梁冀家所爲京都歙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中
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鬢○靈帝
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

括地考第二十一

漢地理志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于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

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户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

史晉卷四終